

中美“军事热线”的意义不宜高估

信 强

2007年11月5日，中美两国国防部长正式宣布将建立中美国防部直通电话，标志着中美军事热线的设立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军事热线”是指两个国家军事首长可以不经请示本国领导人而直接进行对话，也即意味着他们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中美之间使得双方军事领导能有这样的自主权，主要是为了解决危机问题。意即当中美之间发生危机时，两国军事首长可以直接交流，避免过去的一些中间程序。简言之，这是一个处理危机的机制。该热线的开通启用，将为中美两军领导人就双方关心的重大问题，特别是为处理一些紧急突发事件提供一个迅速便捷的渠道，是中美两国在军事安全领域合作迈出的重要一步。

在此之前，两国已经建立了多种直接沟通的渠道，以便能够通过迅速及时的信息沟通，化解双边关系中出现的摩擦和分歧。例如在政治领域，中美两国于1996年便率先开通了两国元首联络热线。2004年美国国务卿与中国外长之间也建立了直接的电话联系。而在经济领域，两国则于2006年9月20日启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为双方通过协商解决经贸问题摩擦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最为敏感复杂的双边军事安全领域，两国却始终未建立任何直接、迅捷的沟通联系机制，面临着令人不安的“渠道缺失”现象。事实上，早在1996年第三次台海危机期间，双方已认识到缺乏直接的沟通渠道所隐含的巨大危

险性，即“任何一次简单的误判或闪失都有可能将中美两国拖入一场彼此都不愿看到的战争”。2001年4月1日，两国军机在南海上空相撞，中美关系骤然紧张。美国驻华大使普理赫衔命试图与中国军方联系，沟通情况，以防止紧张事态的进一步升级，但是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这一事件再次促使美国政府思考如何加强与中国的沟通，避免类似事件的重演和误判的发生。随后，美国于2003年开始通过多种渠道探询中美建立军事热线的可能性。2006年6月，在中美第八次防务磋商会议上，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罗德曼正式向中方提出了建立军事热线的动议，得到中方的积极回应，最终催生出了中美军事热线的建立。

对于中美军事热线的建立，国际间可谓充满了期待和赞许，认为这意味着在中美两个军事强国之间建起了一道“安全线”，甚至被视为是对东亚乃至世界安全的一道“保障线”。然而，审慎地分析，我们应该如何理性地看待这一军事热线的建立？该热线的建立将会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笔者认为，就现阶段而言，这一热线的建立只是两国增进互信的安全合作的开端，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其实质意义，我们不必对中美军事热线的建立作出过分乐观的解读。

首先，美国对华疑虑重重，中美军事互信依然严重缺失。

作为双边军事互信机制的组成部

分，军事热线是两国政治、军事领导人解决军事领域突发问题的一种常见的沟通机制。然而，国际间建立军事热线的例子，并不必然意味着两国关系的密切和友好。例如，人类历史上首条军事热线的建立就是由美苏两国于1963年搭建的，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导致该热线建立的直接原因却是由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爆发。在这场双方剑拔弩张的危机中，由于两国之间缺乏直接的沟通渠道，导致美苏领导人之间的信息传达需要长达6个多小时，期间曾多次险些出现严重误判，甚至有可能将两国乃至全世界拖入核大战的梦魇。正是为了防止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两国领导人才决意建立军事热线，以便在发生类似紧急情况时快速交换双方决策信息，防止因误判而导致危机升级。

从全球军事热线的发展经验来看，热线功能的真正发挥，首先取决于两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互信。目前美国已与世界上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军事热线联系，其中绝大部分是英、日、韩、澳这样的美国传统盟友。而反观中美关系的现实发展，我们不难发现，中美两国之间的安全互信依然十分薄弱，尤其是美国对于中国军事现代化、核政策意图和国防战略始终疑虑重重。如2007年1月，中国又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反卫星试验，在美国战略界引起轩然大波。与此同时，中国对网络战、太空战研究的加强，也使得美国国内“中国军事威胁论”甚嚣尘上，许多鹰派人士甚至认为这是中国

谋求亚洲乃至世界霸权的“侵略性政策”的标志。为了制约中国军力的发展,美国也屡屡围绕所谓的“透明度”、“不确定性”等问题大做文章,不断要求中国采取更为“开放”、“透明”的态度,以便能够“更清楚地了解中国的军事意图”。例如此次盖茨在访华期间便多次明确表示,他此行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敦促中国军方与美国进行“更为开放”的对话,以便了解“中国计划要在世界上发挥的作用,中国计划如何发挥军力的作用,尤其是(中国)军事发展对于美国和世界意味着什么。”如此种种,均折射出中美两国在军事安全领域互信的缺失,从而必将严重制约该热线机制应有作用的发挥。

其次,中美之间潜在的摩擦冲突点仍在,中美安全合作依然任重道远。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在军事安全领域,双方潜在的摩擦冲突点在所多有,而其中尤以台湾问题最具“爆炸性”。多年来,美国政府始终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通过对台出售武器等方式,阻挠两岸的顺利统一,这不仅使得台湾问题成为一个有可能引发中美直接对抗的“火药桶”,也严重阻碍了中美之间在战略安全领域展开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合作。事实上,与中美军事交往相比,美台之间的军事交流与合作多年来尽管一直遵循隐而不宣、“只做不说”的原则,但其深度与广度却远超前者。据岛内媒体披露,早在2007年7月初,美台军事热线电话便已悄然开通启用,台军衡山指挥所与美军太平洋总部的战情系统已可实现全天候24小时电话联系,针对战时美军可能驰援并进驻台湾,台军各作战区指挥所甚至还为美军预留了“席位”。

在对台军售方面,美国近期以来也是动作频频。2007年8月8日,美国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决定向台湾出售60枚价值1.25亿美元的“鱼叉”型反舰巡航导弹。9月12日,又悍然宣布向台湾出售12架P-3C“猎户座”反潜机,以及144枚旨在防御巡航导弹和战机威胁的SM-2“布洛克”式3A标准导弹,总价值高达22.3亿美元。此外,美国国防部还公开表

示,作为反潜机军售协议的配套内容,美国还将帮助台湾整合情报监测和侦察网络。11月6日,美方又宣布将在2015年向台湾交付使用60架UH-60M“黑鹰”直升机,总价高达717亿新台币,并同意在台湾岛内进行组装,同时设立“黑鹰”直升机的亚太维修中心,并经由在台组装方式,转移维修技术给台湾军方。时隔不到一周,美国国防部再次宣布向台湾出售价值高达10亿美元的“爱国者-2”型导弹防御系统的升级设备,以便对该型导弹的无线通信、雷达、目标识别、遥控发射系统等进行更新。从上述事例可以清晰地看出,就在美国谋求与中国军方加强沟通对话的同时,美台军事互动与合作也正在迅速升级。

台湾问题是涉及中国国家根本利益的重大议题,多年来,美国为了贯彻其“以台制华”的战略,顽固坚持对台军售,纵容和姑息台独势力的恶性发展,已然构成了对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严重威胁与挑战。毫不夸张地说,只要美国不改弦更张,中美之间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战略互信,而两国军事热线也恐难沦为一个“象征性”符号的命运,从而无法为两国安全合作的提升提供实质性的助力。

第三,美国对华防范遏制的战略并未改变。

如何利用美国的优势地位建立起美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单极霸权世界,抑制其他国家试图谋求霸权的挑战倾向,是冷战后美国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根本出发点。为了维护“美国治下的和平”,其中一个关键环节就在于,美国必须遏制任何一个新兴地缘强国的崛起。而放眼全球,在后冷战时代,能够有条件有潜力在政治、经济、安全等诸多领域对美国霸权构成挑战的国家屈指可数,社会主义中国的迅速崛起引发了美国战略界日益加深的疑惧。美国国内关于中国“将像威廉德国一样成为挑战现状的强权”,中国“将把美国赶出东亚、称霸亚洲”,甚至成为继前苏联之后第二个“邪恶帝国”的说法不绝于耳。甚至连曾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这一概念的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也毫不讳言:中国崛

起是美国所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美国为此必须做好两手准备。而盖茨在此次访华前也曾明确表示:“在一些方面,中国是我们的伙伴,在另一些方面,中国也是美国的竞争对手。”在美国国内一些持冷战思维的人士看来,中国的崛起,无论和平与否,都是以美国的衰落为代价的,因此,必须对中国进行必要的遏制,才能确保美国称霸全球的战略利益。

近期以来,为了防范和遏制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开始不断加强其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并强化其在该地区的多边合作或军事同盟关系。2007年9月初,美国与印、日、新加坡以及澳大利亚在印度洋举行联合军演,并企图与日、澳、印度等国构建一个“以共同的国家利益和民主价值观为基础”的非正式安全防务架构,“亚洲版北约”已隐然成型。10月9日,美国现役最先进的B-2隐形轰炸机进驻关岛,以加强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美军还计划在2008年在关岛和冲绳部署最新研制成功的F-22“猛禽”隐身战斗机,并将在2010年之前将美军60%的潜艇部署在太平洋。10月17日,美、日、澳三国在东海举行了“首次”联合军事演习,其针对中国的意图不言而喻。以上事实证明,尽管目前中美双边军事互动较之数年前有所改善,但是美国防范和遏制中国的总体安全战略并未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作为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两个大国,中美两国已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多个领域形成了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两国高层战略对话持续深入,各层次的互动也日益频繁。此次中美军事热线的建立,也必将为两国军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由于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等一系列关键议题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利益分歧,加之美国对中国的发展依然疑虑重重,始终不愿放弃其对华遏制战略,从而不仅严重阻碍了中美两国和两军之间战略互信的建立,也必将极大地制约中美军事热线功能的正常发挥。■

(作者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985’二期台湾研究国家创新基地成员)

责任编辑/刘长容